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五

蘇洵明允著

議修禮書狀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獨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刪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牴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行。文。公。須。有。破。的。中。要。害。處。此。說。則。隱。諱。之。後。特。使。後。人。疑。祖。宗。有。不。可。書。之。事。乃。故。中。要。害。處。也。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叅政。

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臣寮所議欲使後世但見所行之善不知此婦寺之忠愛轉啟後世無限之疑所謂欲益反損者也侃侃言之詞嚴義正是為忠愛之大者。

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驅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聞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潛然出淚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問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

井○製○前○文○反○覆○說○下

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龜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

古人作文極爭起句一篇都從此出此水之有源頭木之有本根昌黎後老泉時有之

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茅鹿門云此書凡三段一段叙諸賢之離合已見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之文見已知公之深三段自叙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

從諸賢之或離或合千迴百折折到歐公身上極轉換脫卸之妙以下稱歐公之文并自道所得未以一語收拾通篇何等章法

上田樞密書名况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忤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

究所謂道者只是能文而已此策士之習不可為訓

棄天襲天用明織

逆天意用暗織

任以為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啟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畊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自盡其責。便是不敢棄天襲天。至逆天與否。此他人之責。已不得而與也。本欲求人知。却處處自占地。步。此託於聖賢之理。而出以縱橫之術者。熟讀之不獨長光燄。并長志氣。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墜之為治。汙。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滙為洪波。瀦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行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月而不投。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啟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遂

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橫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於兩河之隅。縣官曰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睜睜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維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儲同人云。以馭驕兵責樞臣。以威武多殺為樞臣馭驕兵之策。亦猶良醫之用烏家大黃。非此則頑疾

不治也。築鑿隄防諸役。百姓力能勝之。而一以歸之兵。可見宋時不特君臣如婦人孺子。而其待百姓。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也。兵安得不驕。國安得不弱乎。

馭驕兵。可用嚴。不可多殺。蓋多殺必至激而生變也。老泉議論。每近雜霸。而行文如刀斬亂絲。讀一段。輒見其快。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維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廼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鋸。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之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

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議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扶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而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僂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為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厚葬之非與配率之科兩意並說而究歸一串處處歸美先帝仁儉之德莊厚惓惓足以動人

禮論

禮原於天本於人心之所安此只從儀文上說祇見其粗老泉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

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吾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為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其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大意謂聖人之微權。在於教民知耻。而所以使民知耻者。在乎自治其身以作之。則而民自習而安之。此防微杜漸之意也。一氣相生。遞折而下。如泰山之雲。起於膚寸。不崇朝而瀾漫六合。是為宇內偉觀。

○易詩樂三論。多從此篇生出。論雖駁雜。不得聖人制禮之意。然文章變態於斯極矣。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畊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交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焉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

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儲同人云。聖人作六經。如日月之懸於天。儒者之讀六經也。如人之窺日月。苟有所見。皆日月也。山之高。水之流。野之曠。室之隙。皆可以見日月。惟所見之地不同。故其言日月之光景亦不同。然謂之無所見可乎。謂所見之非日月可乎。荀子蘇子是亦能見六經者也。能言其所見者也。君子無譏焉。言易之道。惟其神也。所以能維禮之衰。通篇大旨。原本繫辭。聖人以神道設教。句中空中。布景筆力銳利。人不能當。論六經次第。應以易為首。玩行文聯絡之法。故位置在禮論後。

樂論

作法與禮論同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

禮論大意

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

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

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

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

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

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

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葷。然後人不飲。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

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葷。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絃絃。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信乎。儲同人云。離奇天矯。風雨變化。神龍戲海之文。

樂所以濟禮之不及。與易論同一機局。而飄忽變滅。更為入神。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斂。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

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詆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儲同人云。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亂。二句何嘗不是正理文。本此以發詩禮相關處。何等識力。鹿門以為說詩愈支。抑亦固矣。

嚴於禮而通於詩。是一篇大旨。而說詩之濟禮處。從孟子好貨好色章化出。無一語不近人情。作法與易論樂論同。而措語各有其妙。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

前年行文
似少闕疑
文可不及
因六經論
中不可無
書故錄之

古帝王光
明正大處
都看作機
械而其文
自佳當分
別觀之

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繼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極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始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則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聞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翼翼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翼翼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呼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征。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為武王非聖人論開先。蘇氏不得為醜儒。正在此處。

是非賞罰
道立公私
字是關鍵
權字是綱
領

春秋論

逼出書為
魯之書賞
罰是魯之
賞罰為一
篇大旨從
前詰問處
為此處
以周公不
得已攝位
例夫子不
得已與魯
尋出大源
頭來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之。作。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